



嘉绒传奇

◎嘉绒云灯

德嘎姆卡布绒一边吃，一边打量四周。厅堂里，四五十人、近百人不等，各聚为一个团体。每一团体的服饰不同，言语不同，长相也不尽相同，一看便知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。坐在他身旁的那数十人，头戴红丝宽帽，耳挂金银大耳环，环上镶着九眼石或珊瑚，身着以水獭皮、豹皮镶边的长袍袖，手腕套象牙圈或金银手镯，指间是镂花白金戒指，胸前佩银制嘎乌，腰间系长彩带，又佩长刀、背猎枪，足蹬藏靴，个个显出粗犷剽悍的英姿。

德嘎姆卡布绒试着用绒格（农区话）问身旁一位年长些的人：你们是哪里人？来自什么地方？到这里来做什么？那人听得懂他的话，显得格外高兴，热情地一一作答。他说，他们这伙人都是岭葱部落的，受嘉尔莫差遣，为各处征运供品；这一回是随嘉尔莫巡视八十多个地域，走了将近一个月，今天才回到嘉尔莫的都城。这里叫镇布扎（梭布语，意为国王招待房），是嘉尔莫设宴庆功、招待部落首领的重要所在。此番嘉尔莫巡视疆域，只见各处安定祥和，听到的都是颂扬她治国有方的话语，心中大喜。今天为犒劳他们和其他十几个部落的差役，特意在此设宴款待，叫他们这些当差的也享用了地方首领的待遇。“嘉尔莫真正是王中之王！”

听了这位自称岭葱部落人的这番话，德嘎姆卡布绒这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自己的队伍究竟遇上的是什么。从前他到梭布甲本办事，或路过梭布去格商甲本、鱼通阿尔布办事时，常听当地朋友讲起嘉尔莫的传说。据说嘉尔莫土地辽阔：东部以嘉绒杰考觉吉与加劳为界，西部以昌都与吐蕃为界，从东到西要走九天，从南到北要走二十天；有大小城市八十多个，人口四万多户，军队一万余人。嘉尔莫的国都在梭布贡青古（梭布语，大山脉之地），国都的中心叫莫扎古（梭布语，女王官殿之意）。这里的人住碉房，嘉尔莫住九层，一般民众住六层；国家以女性为王，女人掌权为官，男人当差为仆。

梭布的朋友还告诉他，梭布古称谢吉嘉莫仓（梭布语，意为东方幸福美满女王之地）。每逢下雨或刮风，人们便说，那是谢莫吉甲布（梭布语，意为东女王）巡视领地，浩浩荡荡的马队归来。每到这时，天昏地暗，狂风怒号，万马嘶鸣，号角震耳，令人胆战心惊。寨子里立时关门闭户，大人们怀抱孩子躲进碉楼，嗒着寒蝉，连猫狗也匍匐在地，呜呜哀号。胆子大些的，躲在窗缝后偷偷向外张望——但见旌旗遮天蔽日，华轿光彩夺目，芳香扑鼻而来，盔甲耀眼，刀枪骇人，队伍整整要走两三个时辰，直吓得他们大气也不敢出。

德嘎姆卡布绒万万没有料到，他们会撞上嘉尔莫的马队；更不幸的是，连躲避的工夫都没有，就被马队裹挟到了这里。所幸马队部落众多，嘉尔莫的军队无法一一辨识，加上他们自己也是马队，他又通晓古象雄语，队伍便把他们当作了自家

的人，这才免遭抢掠杀身之祸。

德嘎姆卡布绒家中世代担任巴拉斯底阿尔布的贡巴。他自幼随父亲系统研习藏文。可一直以来，有件事叫他百思不得其解：嘉尔莫的故事，在嘉绒地区妇孺皆知、无人不晓，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；然而翻遍所能见到的藏文史料与经文，提到“嘉莫”二字的，只有嘉绒这一地域名称里的嘉莫（谢嘉莫察瓦绒）、那座神山名字里的嘉莫（斯巴嘉莫墨尔多）、那条河流名字里的嘉莫（嘉尔莫曲），此外再没有只言片语说到嘉尔莫这个国家、嘉尔莫这位女王，更没有关于这个国家的疆域、历史和风俗的记载。难道藏族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一个叫嘉尔莫的国家？可从藏文的字面看，地域之称、神山之名、河流之名里的“嘉莫”，分明确是女王的含义。倘若历史上不曾有过女王，人们何故要用女王的尊号来命名一方地域、一座神山、一条河流？何况这一地域、这座神山、这条河流，在藏族居住地乃至加劳、加革，无人不知，声名远扬。那为什么偏偏没有嘉尔莫的记载呢？

厅堂里差役们饭毕起身，一阵杂乱的响动，打断了德嘎姆卡布绒的思绪。他站起身来，与同伴们鱼贯跟着队伍走出厅堂，来到街下的驿站，和衣躺下歇息。驿站外的街道两旁，每隔三五步便是一名武装齐整的岗哨，不时还有骑马的兵士沿街巡过。德嘎姆卡布绒同甲业常古、阿尔滚安帕、甲尔足阿崩、阿滚甲冒、阿姆交森森、雍吉甲得吉、赤麦彭措睡在一处。凡人你一言我一语商议了一阵，断定眼下没有周全的脱身之计，只得随遇而安、将计就计，跟着嘉尔莫的队伍先去国都，再寻机会。

次日天刚拂晓，他们又在昨晚用饭的厅堂里吃了早饭。大部队上好了驮子，牵出马匹，在呜呜的号角声里，跟着望不到头的队伍继续出发。队伍顺着高峻挺拔的山梁，穿行在两排林立的碉楼之间。每座碉楼四角顶端都插着一面绘有夏珠（藏语，大鹏鸟）的旗帜，每一层的小窗口里，隐约可见守御的兵士。越往高处，山势越险。

翻过两个山头，一道万丈高崖挡住去路。山崖之上是一大片台地，数百座碉楼依着奇异的布局修建其上；正中一座碉楼傲然挺立，俯瞰着整个梭布。台地左边是深邃的大涧和奔腾的河流，后面是屏风般刀劈斧削的群山，右边是参天林立的森林。如此险要之地，世间难寻，这里想必就是嘉尔莫的国都了。

大道向右伸入森林。穿过森林，便望见气势恢宏的碉楼群。碉楼群不设大门，从左边的群楼穿进去，是一座青石铺地、形制规整的方形广场，足可容纳近万人。沿广场走完三条边，向前便是一排笔直的建筑；走到尽头向左转，又是一座与先前一模一样的青石大广场。再走完三条边，向左转，又是一列笔直向前的碉楼群；走出碉楼群再向左转，眼前还是同前两处一样的广场。如此再走完三条边，再次左转，便到了第四座广场。

康巴女士司

◎牟子

聪本的心思

万连副从土司官寨出来，走在街上，一路想着怎样才能把这一张字条送到班辕的泽仁或刘家驹手中。女士司说得对，自己是不能去的，雍错也不能去，要让雍错另外找一个人送去。可这个人，谁最可靠呢？说起来，一张简单的字条，真要找一個靠得住的人送出去，还不好找。只有回去同雍错商量。

这样想着，一路走去，险些与一个人撞个满怀。

“这不是万连副吗？”那人站住说。

万连副抬头一看，是聪本贡布，忙拱手说：“大聪本，真不好意思。你看我们这些当兵的，鲁莽惯了，撞了你。”

自打女士司被软禁，贡布就常与二十四军的一些军官来往。当兵的缺的是钱，贡布有的是钱，与这些连排长一拍即合，与万连副也是早就熟悉。贡布说：“看你，万连副，你也太客气了。我们藏族有句话说，牦牛跟藏獒是朋友，因为牛群要靠藏獒来保护。我们做生意的，时时处处都要靠你们这些军人照看哟。要是没有你们，世道不安宁，我们做宗本的也没有好日子过啊。再说，我贡布还有许多事要求着你万连副帮忙呢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说到这里去了？贡布聪本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万某人一定效力。”

“我贡布要仰仗万连副的地方多着呢！这样，好久没有在一起喝过酒了，你们也忙，不容易碰到一块。今天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到那边酒店里喝两杯。早该给万连副办一个招待了，就是没机会。走吧。”

万连副想到身上的信还没有着落，无心与贡布去喝酒，对贡布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贡布聪本，我今天还有一点事，改日吧，改日吧。”贡布心里想，一向“飞起吃人”的万连副，怎么会一下子客气起来，就拉住万连副说：“不要客气，今天一定要去。”

万连副不好过多推辞，只好勉强同贡布一起走进了一家本地有名的餐馆。两人坐下，叫了酥油茶，贡布又叫了酒，伙计一并拿上来。贡布把两个杯子斟满，举起酒杯先就敬了万连副一杯，万连副又回敬了贡布一杯。两杯酒下肚，二人就天南海北扯了起来。

贡布问万连副是什么地方人。

“四川简阳，老家还是湖北麻城，湖广填四川时迁过来的。”

贡布笑了，说：“我看你们二十四军里，好多都是湖广填四川的。”

“是啊。老话说，明朝末年有一个叫张献忠的，快把四川人都杀光了。四川没了人，到了清朝手里，就把湖广人迁来填四川。那时都不愿来，据说不用绳子绑不来，胳膊上都勒起了绳子印。看一个人的祖宗是不是湖广填四川的，就看他们胳膊上有没有绳子印，有绳子印的就是。”

贡布笑了，问：“这么多代了，还能看出绳子印吗？”

“当然能。我胳膊上就有这个印子，那些湖广填四川的也都有。”

贡布说：“还真有点怪啊。”

“其实也不怪，这是遗传。比如我们中国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，西洋人多是黄头发蓝眼睛。”

贡布点点头说：“也是也是。过去我们没有多大来往，还不知道万连副讲起话来这么有意思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一重生二回熟嘛。常言说得好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我们走江湖的人，喜欢的就是一个交朋友，讲的就是一个义气。”

“万连副将来是想回四川老家，还是就在那里常住下去？”贡布问。

“前途茫茫，江湖是家。吃粮当兵，这是没办法的事呀。再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有千年的兵营，没有一辈子的将军啊。‘男儿拔剑离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’，没有钱没有势，不好回家啊。苏秦头一回出门，说秦不成，回到家里连婆娘都不理他啊。”

贡布不知道万连副讲的苏秦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些事也许连那个汤姆神父也不知道。不过他理解万连副话里的意思，他说：“想不到你这样有豪气的连副，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。”

“不过转念一想，也好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愁来明日忧，落得快活自在。”

贡布说：“我是一个做生意的，钱是不成问题，这一点你也知道。我们交个知心朋友，以后大家有什么难处，也好照应一下。”万连副拱拱手说：“难得聪本看重。将来有什么用得着万连副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就是。”

贡布抽出两支烟，递给万连副一支，掏出打火机先给万连副点着。

万连副说：“这打火机还挺漂亮的啊。”

“英国货。如果你喜欢，就拿去吧。”贡布说完，把打火机扔了过来。

万连副接过打火机，看了看说：“洋货是不一样。夺人所爱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还你吧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做生意的，不缺这些东西。送你。”贡布把打火机推回去说。

万连副掂掂打火机说：“贡布先生爽快，我也就不客气了。”

两人又喝了一阵酒，万连副还真来了豪气，对贡布说：“贡布先生，你也是够意思的。看你这豪爽劲儿，有康巴人的性格。我就是讲一个‘忠义’二字，我万连副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人。只要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，打一声招呼，哪怕赴汤蹈火，也在所不辞。”

贡布把酒给万连副斟满，说：“给你说句心里话，万连副，我还真想求你一件事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有什么，你就尽管说吧。”

贡布举起酒杯同万连副碰了一下，一口气喝下，说：“早就想同你单独见一个面，就是没有这样适当的机会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我也是。早想与贡布聪本交交心，今天能碰到一起，也是缘分。”

贡布把酒给万连副斟满，看看左右无人，凑近万连副说：“有一件事求你相助，至于报酬，是不会少的。”

“你说到哪里去了。不要说钱，说义气。”

贡布说：“义气归义气，报酬归报酬。我是一定要酬谢你的。”

贡布从怀中掏出两根金条，放在万连副面前，说：“第一次见面，这点小意思，万连副你收下吧。”

万连副看了看金条，说：“贡布先生，这就不对了。我万连副无功不受禄，这金条你还是收起来吧。”

贡布说：“这不过是初次见面的一点意思，如果不收，就是不给贡布面子啊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该收的，你不给我也要收；不该收的，你给我也不收。如果说想发财，就凭打下甘孜大金寺那一次，我就可以在成都坝子卖八百亩良田了。你不知道，那里到处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听说大金寺的纯金菩萨就有两千个，更不要说是其他宝贝了。不义之财，我万连副是从来不取的。”

贡布说：“这可不是不义之财啊。”

“我知道贡布聪本是做生意的。不过，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要。我万连副一身光明磊落。就说在赌场上吧，我从来也是硬输硬赢，可我命硬，就是赢得着；在战场上吧，我是硬打硬冲，是我命大，也是赢。钱财这东西，哪一个不爱？要是谁说不爱，那就是假话。万连副也很爱，可不该我得的，我不能要啊。”

贡布见万连副硬是不收，也只好把两根金条收了起来。

万连副说：“聪本你不要多心啊。还是那句话，什么时候用得着我万连副，打一个招呼，万连副一定在所不辞。”

贡布说：“想不到万连副还真是一位英雄汉子呢。我贡布能遇上你，是前世修得好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你这就说对了。你这句话，对我万连副来说，比刚才那两条黄金值钱得多啊。钱财如粪土，人在世上，名气比钱重要。名气是牌子，是名片，好的名片打到哪里都有人买账；名气不好，那是败坏山门，不好招僧啊。”

贡布笑了，说：“想不到你也跟我们康巴汉子一样爽快。我只觉得认识你万连副晚了。”

“说吧，聪本，有什么事，尽管直说。”

贡布看了看四周，说：“我想了解一下女士司的情况。”

万连副说：“今天你贡布聪本找我，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了女士司的事。女士司还是那样美丽，只是瘦了些。不过我觉得，瘦了更好看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问这个。”贡布说，“我是说，能不能想法见到女士司？”

万连副说：“女士司已被‘保护’起来半年了。除了二十四军的人，见到过她的，只有县长和县长太太，再就是伺候她的小女孩了。”

万连副没有直接回答贡布，但这是告诉他：那是不可能的。

“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可以见到女士司吗？”

万连副摇摇头，说：“贡布先生，我万连副就是给你一双翅膀，你也飞不进去，飞进去了也飞不出来呀。”

贡布无语。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。

万连副说：“一个营的部队住在官寨，你知道有多少关口，有多少眼睛？”

贡布说：“我想见见女士司。”

万连副没有说话。



甘子日报
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文学

2026年10月16日 星期五

责任编辑：南洋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
版式设计：边强

7

康巴未来文学摇篮
康巴当代文学旗帜
康巴当代文学阵地
人类主流文学精神



雪花

XUEHUA

【第2638期】